

科普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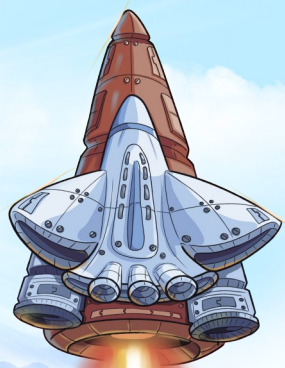
满江红·中国航天

曹世明

中国航天,向未来,服务人类。
“十四五”,空间技术,协同推进。
强空间基础设施,立科技发展丰碑。
扬国威,奏响“三重奏”,强科技。
新月壤,新样品。
返地球,谁能阻?

月球科研站,航天探索。
航天应用多领域,服务于百姓生活。
看未来,为民造福气,成果硕。

注:“三重奏”:即对太阳系中的
地球、行星以及太阳探测的全覆盖。



石林之春

戴 馨

有诗云:春雨贵如油,下得满街流。
在参加“美丽山乡,石林之春”采风活动的这一天里,天空一直飘着细密的小雨,触目是雾霏迷漫,看不清四周群山的真正面目。甚至在境内海拔最高的南天门上,也无法像往常那样,纵目远眺山乡如画的美景,以抒心中豪放旷达之意。

可是,当一行人来到茶园村,拾级而下,准备去探访保存完好的水井湾古村寨时,目光却被一路上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所牵引。尽管风寒雨凉,悄悄的,春天的足迹已登临这个海拔1400米的地方。一条平整的石板路蜿蜒伸展至远处。空中,依然飘洒着纷纷扬扬的细雨,山坡上,高低参差的树林、灌木已是春意勃发。身畔,晃过的一根根枝条上都抽出了嫩绿的芽,每片叶子上都有一个新生命在跃动。鸟儿也在林中啼啭、和鸣,为静寂山林增添了生气。稍远处仍是白雾茫茫。田野间飘荡着的清新味道,使在场的每个人禁不住都深吸几口气,感觉是透彻心肺的爽快。

路过一间农家小院,地面覆满茵茵绿草,间杂植物枯黄的残根,远望倒像是地毯上开出一朵朵小黄花,很有意思。几个作家前辈对种在旁边的几棵香椿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端着相机“咔嚓”拍个不停。那椿芽儿绿中带红,薄如蝉翼,它们丝毫不惧风雨,兀自在雨雾中欢笑,衬着人们的笑脸,被摄进了一个个生动的镜头里。

行进中,起先拂绕不开的白幕似乎被风轻轻掀起了一个小小的角落,并渐次在空中漫卷,迁徙……像被扯碎的棉絮,团团簇簇,丝丝缕缕,覆盖在群山之巅。依稀看见对岸贵州境内山梁上的公路,斧凿刀削,依山势而行。古村寨层次错落的黑色瓦顶也渐渐收在眼底。从远至近,青山隐隐,梯田层叠。朴拙的黑瓦屋顶,加上山中绿意葱茏,漫天白雾飘飞,恍然中还真有远离凡尘,飘飘乎欲入仙界之感。

左弯右绕中,我们来到古村寨中最大的一幢房子前。这是一座穿斗式构架的老屋,占地两三百平方米。褐色的木板壁已熏染上历史的烟尘,但它依然巍然挺立,彰显着往日的繁荣与盛景。细细察看,那些门窗工艺精致,窗格上还雕上了对称的花纹图形。堂屋的大门处居然还有两扇别致的“幺门”,近1米高,估计是阻挡鸡鸭等家禽进入室内所设吧。不由人赞叹其匠心独运。房屋偏僻处还搭建了木柱支撑的“彩楼”,上面架着木板,堆积着金黄的玉米棒子,令人想到农家生活的富足和安稳。

在堂屋里,我看见了搁置的洗衣机、脱粒机。这里虽然古朴清幽,但现代的快捷、文明的气息已潜入其中,为他们的生活打开了另一扇窗口。世界改天换地,如此原滋原味的老式建筑真是难得一见了。

更奇特的是门前有两棵古银杏树,高约二十米,雄踞在坝子两端,遥遥相望。瞧这粗壮挺拔的架势,没有上千年也有几百年。银杏树别称公孙树,是不容易长大的。再看这四周的地名,人们津津乐道的青龙嘴、龙门槽、鲤鱼河、飞天崖等,不都寄寓着人们渴望“鲤鱼跃龙门”的美好愿望吗?

走时,白雾又暗暗从鲤鱼河谷里升起,轻盈翻转,逐渐布满了整个天空,眼前迷漫一片。刚才在眼前已经清晰起来的远山、梯田、房宇,又隐隐消匿在雾中,像一个刚刚过去的梦境。石林的雾真是灵性十足,它在有限的时间里为我们铺陈开一幅山乡水墨画卷。而热爱自然的我们,也用善感的心抓住了生活中这一瞬的美好。

城中那块地

刘友洪

脂正在体内急剧膨胀似的。

目前这块地仍然姓“农”。这倒不是说地的性质是农用地还是建设用地,而是说它眼前呈现给世人的状态依旧是农田。你看它完全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田园景象,置身其间,不由得使人强烈地意识到,春天已经来到,春天就在你我的身边。

捡这块地种的大都是周围的拆迁户。我想这些拆迁户,他们的户口恐怕已不再姓“农”,但他们的血管里还流淌着农人的血液,他们在骨子里还认为自己是农人,于是乎看到城市的一角一隅可以垦为耕地就两眼放光,想方设法越过围墙去触摸那曾经耕种过的泥土,让那曾经耕种过的泥土再次长出他们早已烂熟于胸的作物。

这块土地上到底有多少人耕种,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在这个暖洋洋的春日,当我走进这块土地时,我对一个又一个耕作的农人的形象着了迷,他们如雕塑般的身影,在这个欣欣向荣的城市中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你看,有的在举锄翻土,有

的在除草施肥,有的在栽秧播种,他们如那油菜花朵上的小蜜蜂,勤勤恳恳而且旁若无人,即使你跟他们打招呼,他们也爱理不理,一副完全沉醉于劳动乐趣的样子。

有幸认识了一位李姓大爷,七十多岁,耳聪目明,精神矍铄。他告诉我,他是金龙社区的拆迁户,他的家在那高高的安置楼里。他说他热爱土地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天天都喜欢与土地打交道,一天不摸泥巴就浑身不舒坦。他开垦了一亩多地,种上了蔬菜和庄稼,栽上了自己的小爱好——旱烟。他还在地里搭了间简易的棚子,待气温升起来,他就要搬到棚子里去住。他说,与庄稼住在一起,就能感受到菜花的呼吸,听见玉米长个子的声音。真是美妙!

我突发奇想,能不能在城市的褶皱里留白些农田呢,它分明的四季就像台上了发条的闹钟,时时提醒着昏昏欲睡的城里人?或是在那偌大的公园里,辟几块水田,设几亩坡地,种些水稻小麦或蔬菜瓜果,或许,这样更接人间烟火气。

日子就是陪伴

张 艺

那天的雨已快停息,道路还有些湿滑,但我却喜欢走在湿滑的路上,因为这样可以让我慢下来。

每天都是连轴转,几乎在以分钟卡点。

自己忙完就是倒计时般地赶去接自家娃下课。

学校也像重医和陆军军医大学那么多人。不同的是,医院里是病人与家属,这里是学生与家长,但都是人来人往地等车位,占车位,上坡,下坡,最后堵在校门口,挨挨挤挤,好不热闹。

路过一个奶茶店,看见一个妹妹,长得很水灵,大眼睛、长睫毛,桃红色的口红把肤色衬得更白了。年轻嘛,捧一杯奶茶单站在那就是风景。

这时一旁柜台的镜子里反射出一个人,左手提着“紫燕百味鸡”,右手提着折耳根与香菜,胳膊下还夹着一份打印好的资料,脸显得苍老而憔悴,黑眼圈很重,她不管怎么打扮也没有年轻时的小巧与精致,镜中人是

我。角色是随着时间在推移,老了就老,岁月给了我们皱纹,也给了我们智慧。

我们都曾经是小妹儿,然后是姑娘,然后当妈。



确实当妈妈很不容易,也要原谅人生第一次当妈。

接娃的路上碰见了读书时的同窗,时间不多,几句话闲聊,句句在点上。

同学告诉我:“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,永远刺激着神经,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懈。这辈子能平安折腾过去已实属不易了。”

而我当时因为感冒引发咽炎,声音嘶哑无法正常说话,就只能一盒又一盒吃药喝糖浆。嗓子里像放了一块细薄刀片,吞口水都痛,说上三句话就止不住咳嗽。

于是匆匆与同学告别,想起书上那句:唯爱与咳嗽是忍不住的。

为了对得起别人,我得保护自己,保证精力。

现在的时光与精力我们输不起呀。

读大学时,我过生日,同学从重庆大赶来,手上还捧着一小束粉红色的康乃馨,周围搭配白色满天星,好温馨的。那时大家都穷,我请她吃了一

碗土鸡砂锅米线。

饭后走走学校操场,一圈接着一圈走,一边吹风一边吹牛也很快乐。

转眼,我们的孩子都已上中学。

当妈的都操心,也无数次把心操碎了之后再拼凑完整,然后还要学会修补,同时自己在这个动荡的年代要在缝隙里生存。

“来嘛,碰一杯,都初二了,我们也要爱自己。”

“初二的分水岭,初三的中考分流,后面还有高中三年和高考,咱们一关一关陪孩子过。”

这是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妈坐下来的祝酒词。

很实在,很真诚。

想想这一路走来,从恋爱到结婚,再到人生第一次当妈。再陪孩子一路走下去,直到最后也许是渐行渐远的背影。

人生慢慢亦漫漫,苦短,最后是离别。

生活在颠沛中漂移,我们都深爱山川那种安然。

雨过会有天晴,云朵间露出微微阳光,它含着笑意并透过树叶的缝隙倾斜般洒在小区的青青草地上,也许这是现实生活中能找寻到的诗意。

我牵着女儿的手走在回家的路上很踏实与心安。因为我牵着的是我全部的世界。